

自 序

《金匱要略》者，漢張仲景所著，為醫方之祖，而治雜病之宗也。其方約而多驗，其文簡而難通。唐宋以來，注釋闕如。明興之後，始有起而論之者。迄於今，乃不下數十家，莫不精求深討，用以發蒙而解惑。然而性高明者，泛鶩遠引，以曲逞其說，而其失則為浮。守矩矱者，尋行數墨，而畏盡其辭，而其失則為隘。是隘與浮者，雖所趣不同，而其失則一也。

余讀仲景書者數矣，心有所得，輒筆諸簡端，以為他日考驗學問之地，非敢舉以注是書也。日月既深，十已得其七八，而未剋遂竟其緒。丙午秋日，抱病齋居，勉謝人事，因取《金匱》舊本，重加尋繹。其未經筆者補之；其記而未盡者復改之。覃精研思，務求當於古人之心而後已。而其間深文奧義，有通之而無可通者，則闕之。其系傳寫之誤者，則擬正之。其後類後人續入者，則刪汰之。斷自《臟腑經絡》之下，終於

《金匱要略》是汉代医家张仲景所著，为医方之祖，治疗杂病之宗。其方剂组成简约而用之有效，其文字简略而难以理解。自唐宋以来，没有专门对此进行注释的书。从明朝以后，才开始有这方面的著作。迄今为止，也不过只有数十家，无不进行深入探讨，以发蒙解惑。但是，在这些医家中，性情高明者，往往四处引证，肆意展示其观点，失于浮华。而循规蹈矩者，又往往只在字里行间加以注释而不能将其观点完全表达出来，失于狭隘。狭隘与浮华，虽表现不同，但都是失败。

我多次研读了张仲景之书，每次有所心得，总是将其记录下来，以便于日后作进一步的研究，而不敢轻易对此书加以注释。天长日久，自以为对仲景之书十之七八已有心得，但仍然觉得尚未理清头绪。丙午年（公元1726年）秋，因为有病在身而居家养病，谢绝了人际交往，又将《金匱》旧本取出，再次进行深入研究。以前未曾作过笔记者，加以补入；以前有过笔记但尚未透彻者，加以改进。勤研精思，务求合于古人之

《婦人雜病》。凡二十有二篇，厘爲上中下三卷，仍宋林億^[1]之舊也。

注：【1】林億：北宋治平年間，國家設立校定醫書局，以林億、高保衡等爲主對古醫書加以校定。

集既成，顏曰心典，謂以吾心求古人之心，而得其典要云爾。雖然，劉氏擾龍，宋人刻楮，力盡心劬，要歸罔用。余之是注，安知其不仍失之浮，即失之隘也耶。世有哲人，箴予闕失而賜之教焉，則予之幸也。

雍正己酉春日，飲鶴山人尤怡題於北郭之樹下小軒。

心。但其中有些文义深奥之处，想有所解释但又达不到者，则阙如。确实属于传抄过程中的错误，则直接加以改正。有些类似于后人添加的内容，则将其删除。全书自《脏腑经络》开始，止于《妇人杂病》。共有二十二篇，分为上中下三卷，这是宋代林亿校刊后的原本卷数。

注释完成后，命名为《心典》，其意是以我之心求古人之心，而得其典要。虽然如此，古人有刘氏扰龙，宋人刻楮，用尽心力，最终亦无济于事。我所作的注释，又怎能保证没有浮华或狭隘之过失呢。世上有识之士，如果能指出此书的过失而加以厘正，正是我的幸事。

雍正己酉年（公元 1729 年）春日，饮鹤山人尤怡写于北郭之树下小轩